校禮堂文集

歙淩廷堪次仲撰

箴銘

學齋二箴并序

乾隆乙巳歲余在京師寓居天津牛次原齋中學爲制舉之文明年將以應京兆試時余年已二十有九矣夫制舉之業學者結髮從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比然也矧余以幾壯之年而爲童蒙之求悔老大之將及慮聰明之已殫非躁心乘之慮其不速成卽怠氣中之慮其不獲成也於是作學齋二箴以自勉兼以勉次

原焉

適萬里之塗者必自跬步起樹千尋之木者必自由蘖始迢迢者徑豈頃刻所勝邪翹翹者材豈頃刻所培邪夫趨而赴之其氣先竭揠而長之其本先撥女胡不鑒於斯而亟亟從事爲

右躁箴

守吾志而弗衰雖山可移奮吾力而弗捐雖鐵可穿人以爲退也我以爲進人以爲疑也我以爲信置莫邪而不動將奈腐草何棄繁弱而不用將奈魯縞何勉乎勉乎愼毋爲自厓之返乎

右息箴

秦東門銘 幷序

海州南四里朐山上有雙峯如俯俗呼馬耳峯志地者咸以是為秦東門之遺址案史記秦始皇帝本紀三十五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漢書地理志朐縣屬東海郡秦屬薛郡太平寰宇記古盧王城在海州朐山縣西九里即漢朐縣以諸書考之所謂秦東門者蓋信而有徵焉當立石時秦幷六國方十年取天下以力得聖人之威盛矣哉前十年滅齊遷齊王建於共又前二年滅楚以其地置楚郡又前二年灌大梁滅魏殺魏王假又前一年滅燕拔薊又前二年克邯鄲滅趙虜

趙王遷又前一年滅韓以其地置穎川郡六王之寶貨悉輦於咸陽九州之地圖皆上於丞相於是東封泰山西巡隴右北之碣石南浮衡湘作阿房之宮除雲陽之道雜燒先王之詩書以愚黔首聚銷海內之鋒鍉以弱赤縣以禹貢之五服爲不足法而欲遠開之以職方之九畿爲不足憑而欲斥大之其志可謂荒矣其心可謂侈矣顧乃爲門於東海之濱立石於朐山之上亙千古者僅傳其一表四極者尚闕其三其義未聞厥故安在蓋謂臨洮之境未暨於流沙華陽之封未逾於黑水九原上郡控朔漠者未滅匈奴百粵閩中扼炎荒者未夷

甌越雖五嶺之戍險不可踰萬里之墉堅不可拔然而未迄羲和之所入是躔次更有遺天未盡章亥之所窮是坤維匪無餘地也將蓄其願以俟異日歟抑引其緒以待後人歟皆未可知也豈知日馭再周天命已迄宮車晚出山鬼闖鮑魚之腥妖璧畫遺海神迎祖龍之駕鹿馬變於永巷鴻鵠呼於大澤望夷之血方喋軹道之頸旋繫函谷自若羣雄交鬬於山東武關依然眞人欻翔於灞上悲夫地甯定其犬牙基遂棄夫鶉首剛極則折堅極則缺有由然矣且夫金闕啓於降王玉璽歸於庶姓泗水之鼎已沒洪波嶧山之碑已焚野火而雙石

之峙東門之名閱千年而不改昔者熊豹遁逃今者狐貍叫號昔者列辟震盪今者羣豎偃仰是可嘅也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有云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又云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茲之所惑亦猶是焉乾隆戊戌歲余游其地憑眺遺址徘徊故墟其迴天倒日之槩拔山超海之勢至今猶想見云向使赤帝不興素靈不死徐市之船可至盧生之藥可成必盡收馮夷天吳以爲臣妾改蓬萊方丈以爲郡縣豈第秦東門而已哉爰爲之銘其辭曰

朐嶺巖巖海波渾渾有石卓立曰秦東門俯蟠地軸仰

極天根歷千百載厥蹟尚存維彼始皇氣吞宇宙烹滅侯王若豺逐獸六合作宮九寓爲圃不師往古取世大詬邦畿千里前王所營國門十二譏而不征分土列爵垂拱觀成奈何恃力以海爲程當其建時雷電揮霍五丁齊驅百靈具作遺黎凋敝疲氓孱弱匪役鬼神疇歟斧鑿虎視入極泯沒無聞區區片石曾何足云苔蘚溜雨藤蘿抉雲後有過者視此銘文

奇泉銘

蘆石山在海州東南六十里所謂東蘆也山麓之庵曰中庵庵側有泉焉巨石覆其上中分爲二其右者澄澈如鏡其左者濁不見物石下之水往來固相通也明萬歷中知州事王同名之曰奇泉大書而劖之石庵之道士爲予言嘗驗以瓦礫塵垢不潔之物投諸右少頃悉汰而歸諸左投諸左則止而不遷試之果然夫朱墨變於相近聖狂由於所習此蓋謂中庸之材凡民之量耳若是泉者其性本潔其體本虛雖日與至濁者居而不易其初也雖卒與至濁者遇而不改其度也豈非受之

於天者深而植之於本者固乎丈夫處世亦當如此泉矣乃爲之銘曰

素絲無恒元黄易施中材涉世習俗易移卓哉此泉潔清自持海瀣寂寥識者伊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此理至平乃謂之奇在山已然出山可知後有志士庶幾鑒茲

天池銘 并序

板浦東南一里而近有天池焉其圓如槃其澄如鑑約徑百步厥周三之瀕海之地類多斥鹵茲池之性獨秉甘洌鹽場未啓澍雨偶愆婦子羣焉往汲閭閻賴以獲濟池上則葦荻瑟瑟邱墟纍纍境居荒原雖無佳勝時屆寒食亦有野芳上冢者寓錢焚於涸涔翦紙覆以枯塊臨風遠揚沿岸相續烏鵲浴之而不厭馬牛飲之而不辭語其器量則千頃之陂衡其功用則九里之潤蒼涼寂寥又何損焉銘曰

驕陽爍野弗之減暴雨溢川弗之濫瀕海之泉味多鹻

澤及生民何湛湛今我作銘爲世範

方直儀銘并序

方直儀見梅氏塹堵測量即所謂句股立方錐也儀凡五面以鋭角爲圜心其斜平面有黄道弧諸綫又有相應之赤道弧諸綫其平面有赤道弧諸綫又有相應之黄道弧諸綫其立面有大距弧諸綫又有相對之黄赤距緯弧諸綫其斜立面有黄赤距緯弧諸綫又有相對之大距弧諸綫面各具四句股形而比例皆等其一面爲方直形則儀之底也蓋會通授時弧矢割圜法而入於西法者前此所未有也陳而觀之八綫三角可以不煩言而解乃依其式取堅楮製焉銘曰

授時求矢用三乘方圜三徑一得數不詳遠西八綫算
生於量君子善善取彼所長宣城知天會通厥義彼起
二分此起二一至探賾抉微中西無異後有萬年偉哉斯
器

立三角儀銘 并序

立三角儀者方直儀之餘度也方直儀起二至立三角儀起二分通授時於西法矣方直儀凡五面立三角儀僅四面面爲鼈臑形亦以堅楮爲之斜面爲黃道弧平面爲赤道弧立面爲距緯弧外立面則黃赤二切綫也合二儀成一象限而正弧之理備焉戴氏句股割圜記名之曰次緯儀蓋欲易經弧爲緯弧耳非於梅氏之外別有新義也銘曰

鼈臑測體幾何術精九章商功已著其名即小見大有象皆呈曲綫三角藉此而明理無終閡研之則開截諸

寸楮巧奪三才思之思之鬼神畢來歐邏之學通於那臺

紙渾儀銘并序

余學推步苦於無師且縣象之理至賾非器不能明也讀書偶有所悟輒取紙以意爲之陳諸几案七政運行之故亦可稍得其端倪他日甸甸渾儀之側則以此爲筌蹄可矣銘曰

洛下范銅用以測天刻楮效之亦象大圜錯出四環貫樞兩極左旋右旋大略可得子午側立地平平安黃道赤道斜倚其閒古人有言左圖右史唯此推步非器何恃大僅數寸几席足儲導蒙啓悟以佐讀書

壽星硯銘

角亢之次見名壽星龍尾四寸良工鏤形或云老人東井之側子孫衆多輝暎南極贈者伊誰瑤甫汪君發匳覩之上有慶雲我持此硯歸遺老母文字吉祥以介眉壽

小歙硯銘并序

予自受書卽得是硯長游南北恆以自隨至于領鄉薦成進士皆其力也乾隆癸丑銘而藏之銘曰

試京兆中副車試于鄉登賢書試禮部聞傳臚幼至壯唯汝俱功旣成什襲儲銘厥背同璠璵

書篋銘 并序

書篋長尺有二寸高五寸廣五寸有奇木質外冒以皮余家故物也自出游以來南浮吳越西適楚北走燕趙鄭衛之郊凡風塵之所蒸鬱雨雪之所匽薄未嘗與之一日離也夫人情習於久則自深狃於近則益密是故雖甚朴陋而彌覺其可親也雖甚刓敝而彌覺其可珍也昔浮屠氏三宿桑下尚生愛慕況十餘年之遠乎今余歸矣不忍再困之以舟楫之勞車馬之役也乃銘之曰

已亥之春余薄游乎江濱唯子是隨今閱十有五年𢾾

山涉川曾莫于之離兮菖蓿堆盤不厭冷官曰余將歸兮擁書南窗視膳北堂常與子相依兮

擊蒙書室雜銘十五首并序

兄孫兆淵年甫十齡嘉慶三年二月至寧國學舍乃葺書室命之誦讀於中名曰擊蒙用王氏擊去茸蒙以發其昧之義也爰取室中諸物各爲之銘以示焉

讀書燈銘

抱薪膏然弃心其光熚然能照古今

筆牀銘

中書休沐小憩其上數寸之地聊供偃仰

墨匣銘

斲木爲之其光如漆是曰龍賓之室

鎮紙銘

其體端方其性凝重風氣轉移不爲之動

水盂銘

一勺之水足以容楮墨得之生蛟龍

研朱硯銘

南山石何粼粼賴彼一寸丹磨此潔白身

黏盂銘

來牟之精藏之弗竭楮先生著書汝補其闕

錐銘

器雖利守以靜請處囊莫露穎

錫儀銘

錫於五金其質不堅範之爲儀藉以談天方諸刻楮差爲勝焉

琴銘

三弞仲呂大弞黃鐘燕樂之合非正宮

笛銘

今之笛製非古其孔六其聲五間以二變可應律呂

尺銘

横黍縱黍說如聚訟曷若屏空言但取能適用

珠算器銘

古算以籌今算以珠其器雖異其理不殊譬之史籀後
乃有程邈書

酒尊銘

一升爵三升觶受之大小存乎器

釋禮硯銘

黑而津正而固用汝釋禮經不用汝作辭賦

杞菊軒銘 并序

夫鳳鳥翔千仞雝雝之鳴自盛鷦鷯寄一枝生生之理亦足何則分貴賤之等者觀乎外齊小大之致者循乎內就令物之相物未妨損之又損廷堪百里之才既乏四方之遊已倦思補晨葩之什屢發夕葵之慨成進士後投牒吏部乞一教官以養母乾隆甲寅選得寧國府教授次年三月挾書簏以之任奉版輿而怡志學署荒僻宛若村舍居城市之偏枕岡阜之側僅古樹十餘本破屋八九間而已中堂牖下老梅詰屈陰可蔽牛梅之西則叢桂也春秋作花香色異狀承北堂之歡寄南窗

之傲即饘粥不繼致足樂也東偏小齋三楹約廣十笏頗有梧竹階除蕭然安几以便誦讀設榻以待偃仰籬根庭隅雜蒔卉木莖葉間有可食者因榜其楣曰杞菊軒蓋取陸魯望之賦以名之也嘗讀甫里先生集見其有田可畊有廬可棲或擊鮮招之而不屑或造門訪之而不見尚於閉戶著書之餘起忍飢誦經之歎矧夫地鮮置錐室類懸磬青氊自擁綦巾告痡高軒惽冷而弗過肥馬畏貧而輒避以昔準今屠沽兒酒食豈易得耶雖然忝爲丈夫生當

盛世利澤不克施於人名聲不克昭於時徒竊升斗之

祿爲甘旨之計拾老圃之棄作腐儒之餐譬雁鶩之謀稻粱鼠雀之偷倉廪晩食逍遙飯飽捫腹亦已逾分矣顧猶不足乎人第笑其枝葉老硬氣味苦澀而不知爲固精神延壽命之物也乃爲之銘曰

廣文之居大不盈畝鸞鳳詎棲麋鹿可友何須折腰獲此五斗畦無秋菘圃無春韭言樹杞菊茅齋前後二月苗肥擷以供母五月葉麤烹以佐酒忍飢誦經此外何有以卑自安以貧自守潔白在躬延年益壽

燒鴨銘并序

鴨死不忍食使人燒之戲作燒鴨銘辭曰

昔李萬江牧馬比以輕肥魏道武制官取其迅速聲喧夜半平淮蔡於唐家飯裹箄中破高齊於陳代篆薰蕙嘉名久擅博山醅發蒲桃倩色新分漢水圓吭喽喋最愛能言短足拍浮更欣善鬬凡此簡編之內美不勝收若置鼎俎之間理原未允於是買來市上祗需百十青蚨放向灘頭留伴一雙白鳥王孫金彈詎來碧草池塘處士竹弓不到綠楊洲渚身無文采羞近鴛鴦意在稻粱偶隨鴻鴈春波接岸青萍一道衝開秋雨平湖紅

蔘數枝毴折每於翰音隊裹循南浦以歸來無何杜宇聲邊逐西風而化去遂使陸家欄內頓滅幽懷杜老階前噂增佳興煙波江上落霞寂寂長天蒲稗溪旁零露蕭蕭野水多時豢養忍能竟付庖丁一旦淪亡自可埋之瀫篦雖情同瘞鶴饒有華陽眞逸之風設斯似放魚保無鄭國校人之弊嗚呼野賓已去李德裕既詩悼失猨豬白不存顏延之亦賦傳死馬聊因抔土用作短銘銘曰奪諸湯鑊以與蚍蜉人腹蟲腹何恩何讎南畝之上禾黍油油荷插築土樂哉斯邱

校禮堂文集卷十三

受業滿洲毓秀　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歙淩廷堪次仲撰

考辨

周官鄉射五物考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

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卽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是頌與容本無區別也至于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經文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禮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

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

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别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之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卽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于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尚何升降之有哉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擧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足致疑

也然則主皮之射考諸經而經合考諸傳而傳合矣彼說鄉射五物者不於鄉射禮求之無怪其乖隔鮮通而多紛紛之論也

詩楚茨考

小雅楚茨凡六章言王朝卿大夫之祭禮也首章言黍稷爲酒食之用遂及工祭之妥侑也二章言牲牢爲鼎俎之用遂及祊祭之饗報也三章言儐尸于堂之禮也四章言尸嘏主人之禮也五章言既祭而徹也六章言既徹而燕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有同有異少牢所言蓋侯國卿大夫之祭禮也如第一章云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案少牢上篇尸入十一飯所謂食也卒食酌獻尸所謂酒也陰厭在尸未入之前所謂享祀也尸入升筵祝與主人皆拜妥尸所謂妥也尸七飯後告

飽祝侑尸入飯後告飽主人侑所謂侑也第二章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案少牢上篇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所謂剝也熟牲體于雍爨所謂亨也升牲體于鼎所謂肆也載牲體于俎所謂將也皆言正祭之禮也第三章云執爨踖踖案少牢下篇乃燅尸俎蓋因儐尸而温之故前旣云亨此復云執爨也又云爲俎孔碩案少牢下篇儐尸之禮凡十二俎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俎其餘八俎皆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其禮繁多故云孔碩也又云君婦莫莫爲豆孔庶案少牢下篇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

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此非正獻之豆皆庶羞之豆故
云孔庶也又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儐尸之禮不獨助
祭者爲賓客卽尸侑亦賓客也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
上賓獻尸侑主人獻長賓以下皆獻也主人酬尸酬賓
及旅酬無算爵皆酬也又云萬壽攸酢案少牢下篇主
人主婦上賓受尸酢主人自酢于長賓皆酢也皆言儐
尸之禮也第五章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蓋正祭告利
成之禮案少牢上篇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
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故云徂位致告也又云神
具醉止皇尸載起案少牢上篇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

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此正祭之尸謖也下篇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此儐尸之尸出也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同者第三章又云或燔或炙炙者肝也謂從俎也案特牲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主人初獻賓羞肝主婦亞獻次賓羞牢燔蓋燔炙皆有若上大夫正祭則有肝無燔儐尸則有燔無肝也第五章又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案特牲禮養畢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祭畢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注皆以爲禮殺若上大夫儐尸之

禮則但云有司徹不云婦人徹也又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案特牲禮尸謖徹庶羞設于西序下蕞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皆以爲將燕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歸尸俎後徹阼薦俎注引特牲禮爲證蓋亦將燕也若上大夫儐尸之禮但云主人退不云徹而燕也又少牢無牛而詩云絜爾牛羊少牢無祊祭而詩云祝祭于祊少牢無樂而詩云鐘鼓既戒又云鼓鐘送尸又云樂具入奏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異者至于少牢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詩

中如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又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亦多與嘏辭合也王朝卿大夫之祭禮篇亡不可考楚茨與少牢饋食禮異者或卽其遺制歟王渁寧但云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而不知其中有王朝侯國之不同也

氣盈朔虛辨

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蒙以恆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

二周爲卽歲實也合朔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參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一閏月也此月非無端增出蓋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也夫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旣借合朔以紀歲實兩數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爲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

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

寓之歷閒可也其論最爲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

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

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

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

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蔡九峯書傳所云

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

五日有奇謂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

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

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便於步算則爾儒者說經

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質質焉書諸簡冊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試因蔡氏之說以平朔恆氣約計之假如甲年甲子日子正合朔亦甲子日子正冬至是爲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冬至則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戊午較甲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少五日有奇此朔虛也冬至當爲己巳較甲年冬至甲子日多五日有奇此氣盈也戊午爲初一日則冬至己巳爲十二日較甲年冬至合朔同日者相差十一日也至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壬子冬至當爲甲戌壬子爲初一日則冬至甲戌

爲二十三日平朔小餘積三年多一日至丁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丁未冬至當爲己卯丁未爲初一日大建晦日爲丙子小建晦日爲乙亥則冬至己卯必在次月故取此月之前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則丁未朔爲十月初一日而冬至仍在十一月矣此自然之理不但非神奇竝非勉強也夫甲年合朔冬至同此甲子日則乙年戊午合朔少五日己巳冬至多五日皆以甲子日起算猶可云此年甲子至彼年甲子共三百六十日也至于丙年壬子合朔少五日則與戊午日相較甲戌冬至多五日則與己巳日相較合朔冬至竝不同日安得云三

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乎然則三百六十日者干支之六周而已惟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始爲一歲之常數也知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爲兩事知干支六周非一歲之常數則氣盈朔虛自不煩言而解而閏月之所以然已思過半矣

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

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極取此說書集傳二典三謨本朱子所定故其說如此其實不然也往時讀之以爲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斂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

道爲中圍以南北二極爲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爲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

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臆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識所謂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朝爲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爲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爲夏至參差晷景顛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爲日所揜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退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

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徧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祗此右旋十三度之宿爲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案少識縣象者無不知之不謂橫渠乃爾鹵莽也儒者動云窮理窮理者固如是耶明史歷志洪武十年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術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

謂格物致知者乎可見知之者不能罔也毛大可世稱專攻宋儒者而左旋之說獨從蔡氏此蓋出於不知耳若宣城梅氏之論左旋也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平面之行與斜面之轉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旋之虛理哉固已洞見其非矣而復云朱子之言不可易者特屈於宋儒而迴護之而已夫不知者習於其非知之者迴護其非是右旋之理不得明於天下而經生家終無以知天道運行之故矣宋書天文志引劉向難夏歷列宿日月皆西行之謬是其論久紬於

前代何横渠之說入人之深牢不可破也余自恨向者惑於是說如墮雺圜中久之始得其塗因知世之昧所從入而畢生茫如者多矣嗟乎讀書所以增長智慧也孰知乃自塞其智慧哉故書此以告同志毋似余幾墮雺圜中而不出也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受業震澤沈寶樹稼維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歙淩廷堪次仲撰

解釋二

周官九拜解

大祝九拜周禮作攊字鄭注賈疏而後釋周官者多語焉而不詳而振動之拜尤多臆說陳用之禮書有拜儀上下二篇細案之亦無確見今據禮經爲之疏通而證明之一曰稽周禮作𩒨字首此臣於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

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卽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餼使者卿饋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

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荅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荅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何也尚書臣之於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

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
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葢凶事之有振動猶
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
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
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
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
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
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
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
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闞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唯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者尚與經未合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

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皆非也八曰褒拜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即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即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褒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

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即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即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即男子之褒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即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近人如顧寧人毛大可閻百詩惠仲孺江愼修諸君於九拜皆有論著均未能得其要領而閻氏至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見潛

邱劄記荅萬公擇書蓋本宋項氏說則尤謬案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則古之拜非今之揖明矣肅拜婦人之拜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同揖士昏禮婦見姑姑與拜贊醴婦婦與拜是婦人之拜不坐如今之揖卽肅拜也軍禮亦用此拜然則古之肅拜非今之拱手明矣考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鄭氏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閻氏不深於禮故有此謬竝爲附辨於末云

周官九祭解

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善矣惜其猶雜徵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之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爲主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焉一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授祭士虞作墮祭注今文墮爲綏特牲作授祭注周禮曰旣祭則藏其墮墮與授讀同耳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授祭尸執觶右取菹擩亦作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祭鉶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

少牢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案士虞祝拜妥尸此西面拜也與少牢同拜畢就南面位命墮祭特牲命挼祭亦南面則少牢墮祭亦當命之士虞特牲云命祭少牢云南面互見也大夫威儀多不宜殺于士矣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鹽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二曰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釃酒有衍籩豆有踐毛傳衍美貌祭酒畢禮盛者必啐之而告旨說文曰旨美也與衍同訓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祭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

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觶媵爵爲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閒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鉶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鉶嘗附於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案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擩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此祭豆也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

之兼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侑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不儐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即徧字擩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

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閒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擩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旣擩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

脊舉幹舉骼士虞作胳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前此上佐食舉牢肺正脊以授尸當亦振祭嚌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此皆祭俎不擩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肵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于上膱長尺有二寸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擩于醢而祭于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擩者省文也若籩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擩則必取菹擩于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為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挼祭以明不食則

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此方是擩祭若挼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擩祭公食大夫祭豆祭銂則周祭中之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略者絕則祭之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與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

手擠之與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然鄭司農亦引此以
爲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
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
言絕也又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臣在君前故不爲
繚祭然則有司徹大夫禮非在君前何以亦不繚祭也
張稷若曰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
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說與鄭賈異如張
氏所言則禮經無繚祭矣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
也謂授祭也案燕禮主人獻公媵爵贊授肺大射主人
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

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㮚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為共祭也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為九祭之終焉若夫命祭杜子春以為祭有所主命鄭康成又以為王藻之君命衍祭鄭司農以

爲祭殤鄭康成又以爲曲禮之延客祭炮祭鄭司農以

爲燔柴祭天周祭鄭司農以爲四面爲坐賈公彥解以

爲祭百神皆與禮經不合則不暇悉爲之辨矣

旅酬下爲上解

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氏此注即中庸旅酬下爲上之確解也考旅酬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燕禮大射宰夫爲主人則用觚下爵一等也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

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如鄉飲酒旅酬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此即一人所舉之觶疏云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别之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云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

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
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
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此介酬衆賓衆賓又以少
長爲次序相酬也鄉射旅酬同唯無介賓酬主人後則
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正升自
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與鄉飲酒某子受酬
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亦較鄉飲
酒爲詳盖賓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介（鄉射則大夫）介尊于衆
賓是以尊酬卑也鄉飲酒義云少長以齒者如酬衆賓
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以次而及最少雖

以少長爲先後亦是以尊酬卑也長尊于少今以長者酬少者故曰以尊酬卑

燕禮公爲賓舉旅行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經又曰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凡旅酬賓主之禮賓酬主人皆賓先卒觶然後實觶以授主人此公酬賓是君臣禮故公卒觶不實觶但以虛爵授賓使自酌也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此公酬賓也又云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經又曰若媵觶

也則降更觶洗升賓散方壺之酒爲散非膳尊也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賓酬大夫諸大夫兼三卿大夫又以爵之尊卑爲次序相酬也爲卿爲大夫舉旅行酬皆于西階上如初爲士舉旅行酬亦如初大夫卒受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亦以士之尊卑爲次序也大射旅酬大略相同大射與以酬賓注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亦旅酬下爲上之義蓋公尊于賓賓尊于卿大夫賓雖大夫爲之然命之爲賓則尊于卿矣卿大夫尊于士以公酬賓以賓酬卿以卿酬大夫以大夫酬士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飲酒正禮之旅酬也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觶奠于薦北籩豆

之左也　賓取之奠于薦南籩豆之右也賓位西階前俟主東面故北爲左而南爲右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衆賓長加爵及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始于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觶蓋兄弟弟子先奠于薦南長兄弟取之奠于薦北長兄弟位阼階前西面則南爲左而北爲右此二觶皆旅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主人酬賓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

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此長兄弟酬眾賓眾賓又酬眾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長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蓋賓尊于眾賓長兄弟尊于眾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旅酬則賓三獻後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不舉尸舉一觶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此尸酬主人也有司徹是祭畢儐尸之禮略如飲酒尸如賓侑如介又云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

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此主人酬侑也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此侑酬長賓也又云至于眾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儐尸旅酬在堂上與特牲異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此眾賓與兄弟及私人各以尊卑少長為次序而相酬也蓋尸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侑侑尊于長賓長賓尊于眾賓兄弟及私人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酬卑即以下為上乎鄭氏於鄉射注已詳言其義且引中庸旅酬下為上以證之而於禮記中庸篇復注云旅

酬下為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弟子今本誤作之子唯孔疏尚作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蓋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于其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于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為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為榮非謂舉觶為有事也孔氏正義不知引鄉射注博考禮經疏通證明但因文而妄為之說至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二語而

鄭義益晦自是數百年來踵譌襲謬不啻郢書燕說無有能辨正者矣

一 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解

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兼所生母而言者也何以知之喪服經傳當封建之世合尊尊親親而制者漢以後封建既廢儒者不識尊尊之義故於此經多失其旨案齊衰期年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言適母也父在則其服齊衰期年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言大夫之庶子不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大功

九月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緦麻三月傳於父在適母謂之私尊所生母謂之私親皆厭於至尊不得伸其私所謂尊尊之義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言諸侯之庶子不爲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九月是父雖卒猶爲嗣君所厭不得伸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亦尊尊之義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竝得伸其齊衰三年也或謂經傳無所

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齊衰三年章又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又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夫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爲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

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於慈
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
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
之差父卒則皆得伸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
後人熟視無覩遂使聖經賢傳千年來幾淪長夜良由
尊尊之義不明故也禮意精深原不易曉而後世反道
亂常之論巍悖天經地義又皆陋儒說春秋者啓之尤
不可以不講考春秋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
子氏薨公羊以為隱公之母穀梁以為隱公之妻左氏
無傳杜預則以為桓公之母此夫人三傳皆不知為何

人又僖公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范甯注穀梁引劉向說則以爲成風此夫人三傳亦皆不知爲何人又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左傳經作嬴氏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熊氏又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經作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頃熊此夫人傳者姓與謚皆互異又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左穀經皆作姒氏公羊經則作弋氏又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左穀經皆作定姒公羊經則作定弋此夫人傳者姓氏則互異又昭公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何休注公羊以爲襄公嫡夫人後儒據左氏則以爲敬歸之娣此夫人說者嫡庶則互異人尚不知爲何人姓謚嫡庶且互異傳者說者之是邪非邪吾烏從而辨之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說者皆以爲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請得而論爲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又書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召伯穀梁作毛伯楊士勛據徐邈「本當作召伯」公羊穀梁皆以含與賵兼之爲非餘無異詞九年經又書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繫成風于

僖公之下者正公羊母以子貴之義也說見劉原父春秋權衡許君五經異義從左氏公羊之說以爲禮也鄭君駁之雖兼用穀梁而其服問注亦引春秋之義以證之蓋三傳本無甚異同也春秋經文既無譏辭傳者又以爲禮胡安國乃云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此論不知出何經傳周公制禮凡妾子皆謂之母孔子作春秋於其薨也大書曰夫人某氏薨於其葬也大書之曰葬我小君某是春秋與禮經合也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告宰我之辭也試思母者尚言嫡母乎抑兼言所生母乎孟子曰無以妾爲妻

齊桓命諸侯之辭也試思戒諸侯無以妾爲妻者又何嘗戒庶子無以妾爲母乎胡安國卽不能知禮與春秋豈論語孟子亦不能知乎說春秋者啖趙而下妄人固多未有如安國之甚者憑陋臆以爲理其罪乃至上通於天宜其見黜於

聖王之世也

廷堪爲此義通禮經于春秋竊謂得聖人微旨而稽之儒說鄭康成劉原父二君而外罕有同者遂不敢自信後讀鄞人萬氏斯大儀禮商父卒爲母三年又讀元和惠氏士奇春秋說僖公成風之檖並同鄙見

萬氏之言曰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即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于父卒爲母之中也惠氏之言曰春秋者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于宰咺及秦人之來賵襚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可見人心不甚相遠自宋以後通儒日少故鮮發明之者嘗謂本朝經術之醇直接漢儒視宋人之憑理妄言眞有霄

壞之別矣

儀禮釋牲上篇

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脛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脛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肫又謂之膞肫下謂之胳又謂之骼胳下謂之觳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脡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胉又謂之幹脅骨三中骨謂之正脅又謂之長脅前骨謂之代脅後骨謂之短脅少牢饋食禮鄭氏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肩上謂之膉又謂之脰肫上謂之髀餘骨謂之儀所以踐地謂之蹄士昏士喪皆云去蹄

則凡牲皆去蹄可知脊骨盡處謂之尻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嚌肺祭肺謂之刌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之腠又謂之奏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作腠公食大夫禮作奏肉在汁中者謂之肉湇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脊二謂之七體又謂之豚解豚解謂之全脅士虞記豚解鄭注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左右肱股骨各六脊骨三左右脅骨六謂之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體解謂之房脅股骨三陳氏祥道禮書曰肫也胳也觳也不數髀以經云髀不升故也儀禮經傳通解謂將去二觳增二髀爲二十一體與陳說與節解謂之折骨折謂之殽脅凡士冠昏喪之牲

特豚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之牲狗士虞特牲之牲豕旣夕小牢有司徹之牲羊豕公食大夫之牲牛羊豕凡牛羊有腸胃無膚豕有膚無腸胃少儀曰君子不食圂腴凡牲皆用右體進腠變禮則用左體進柢凡腊之體同牲

儀禮釋牲下篇

在鼎謂之升在俎謂之載士冠之鼎合左右胖離肺士昏之鼎合左右胖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士昏三鼎其二鼎則魚腊公食大夫之鼎牛羊豕各一鼎牛羊腸胃共一鼎豕膚一鼎公食下大夫七鼎其二鼎則魚腊若上大夫增鮮魚鮮腊為九鼎士喪之鼎四豜去蹄兩胉脊肺此即豚解小斂奠一鼎大斂奠朔月奠既夕遷祖奠皆三鼎其二鼎則魚腊既夕大遣奠五鼎羊豕皆左胖其三鼎則魚腊鮮獸也士虞之鼎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肺祭一特牲之鼎豕右胖十一體士虞特牲皆三鼎其二鼎則魚腊少牢之鼎羊豕右胖各一鼎豕膚一鼎羊豕之髀皆不升少牢五鼎其二鼎則魚腊鄉飲酒鄉射賓俎脊脅肩肺主人

俎脊脅臂肺遵俎脊脅臑肺見賈氏疏遵即大夫也鄉飲酒介俎脊脅肫胳肺賈疏大夫俎卑于賓主人尊于介若有一大夫用臑即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分用臑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或曰肫字衍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字疑衍大射獻服不注引鄉射記證之亦無臑字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注皆獲者也祭祭肺也燕禮大射賓俎脊脅肩肺燕禮記唯公與賓有俎大射主人獻賓鄭注引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證之燕禮當與大射同公俎脊脅臂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設折俎注引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然則公俎如鄉飲酒鄉射之主人俎也大射卿俎脊脅臑折肺大射主人獻卿庶子設折俎注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公食大夫之俎肩臂臑肫骼脊脅此賈疏所說即士虞記七體也士虞用左胖公食大夫用右胖其左胖以為庶羞牛羊豕各一俎牛羊腸胃七共一

俎豕倫膚七一俎上大夫或九或十一下大夫或七或九士虞尸俎如其

鼎祝俎髀脡脊脅離肺特牲少牢肵俎心舌特牲饋食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

三離肺一刌肺三此特牲九體無脡脊代脅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

骨膚離肺各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膚離肺各一阼俎主人俎也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

觳折脊脅膚離肺各一賓俎骼長兄弟宗人俎折其餘

如佐食俎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俎皆殺

脅膚離肺各一少牢饋食尸羊俎右胖肩臂臑膊胳正

脊脡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各三舉肺

一祭肺三（此少牢十一體也）尸豕俎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俎

祝俎牢髀橫脊短脅各一腸胃各一膚三佐食俎折一

膚有司徹尸羊俎右體肩臂肫胳臑（臑在肫胳下）正脊脡脊

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祭肺各一侑羊俎

左肩左肫正脊及脅各一腸胃切肺各一阼羊俎肺祭

肺各一（尸阼侑唯羊俎爲正俎其尸阼羊肉湆二俎尸阼侑豕魚各三俎共八俎皆以二俎益送之）

主婦俎羊左臑脊脅各一腸胃豕膚脀羊肺各一長賓

俎羊骼一腸胃切肺豕膚各一長兄弟俎折脅一膚一

眾賓眾兄弟俎儀內賓私人俎脅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受業武進蔣之鑄德培校